



Copyright ©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版權所有

周綠雲的藝術宇宙

高美慶

周綠雲常稱自己「是一個十分平凡的女士，正規的教育，畢業後工作二年，找到個如意郎君，結婚生子，賢妻良母。」¹ 這位賢妻良母，從未入讀藝術學院，後來卻提起畫筆，成為享譽海內外的著名藝術家，譜出絕不平凡的一生。她的藝術歷程，始於相夫教子之餘的「星期日畫家」，進而致力開拓個人的創造，同時探索自我、人生和生命。其個性鮮明，畫風獨創，造就了香港現代水墨發展上「最深邃和最富於時代心靈氣息的作品」(圖一)²。她的人生旅程，始於1924年的上海，大半生在香港渡過，晚年移居澳洲布里斯本，2011年7月1日辭世。她的人生的每一個段落，當中的悲歡離合，不論是成長時期的家庭變故，壯年時期的離鄉別井，或是婚姻感情的挫敗迷惘，老師與丈夫的辭世，以至晚年中風，與死神打照面，隨後不得已再次連根拔起，遠赴澳洲依附親兒，在異地終老，周綠雲均直視生命的種種考驗與困境，遨遊於無垠的藝術天地之中，以繪畫「自得其樂」³，為香港藝術史寫下傳奇性的一頁。



圖 1
周綠雲攝於1980年代

周綠雲的現代畫家成長之路，以香港為起點，與其他現代水墨畫家相比，她二十六歲才正式學畫，顯然是較遲的。不過，她卻有豐富的人生閱歷，而且與中國近百年的巨變息息相關。父親周蓮軒及母親金其超均受到五四運動新文化精神的感召。父親是松江世家的獨生子，抗拒舊家庭門戶之見，追求自由戀愛而與中學同學私奔上海，兩人任職商務印書館，自食其力，周綠雲便在1924年生於十里洋場的上海。⁴她自幼接受西化的新式學校教育，原有志攻讀醫科，其後改修經濟及社會科學，1945年自聖約翰大學畢業。成長期間正是現代中國風雲激盪的變革年代，新舊並峙，更是內憂外患、戰亂不輟之時。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逃避日軍砲火的經歷，令她感受戰爭的可怕，抗日戰爭八年，父親遠赴重慶工作，母親獨力在滬持家，也就埋下戰後家庭破裂的種子。

周綠雲大學畢業後任職《和平日報》記者，曾獨自往南京採訪通過中華民國憲法的新聞，又曾翻譯伯亞•李臣(Burr W. Leyson)原著《明日之可塑物》(Plastic in the World of Tomorrow)，由商務印書館印行。1947年她與《和平日報》總編輯楊彥岐(易文；1920-1978)共諧連理。1949年中國政權易手，周綠雲一如許多中國人，中斷了她的事業，隨丈夫南下，在台北短暫停留，1950年移居香港，過著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婦生活。五年間一子二女先後誕生，丈夫易文亦在香港文化界大展拳腳(圖二)，從編輯工作擴展到編劇、填詞、寫作，尤其活躍於電影圈，成為著名的導演。⁵此時周綠雲亦在編劇、寫作、填詞各方面從旁協助丈夫，是她在繪事以外少為人知的一面，尚待進一步探究。⁶也就是在1950年，她在繁忙的家事酬酢中感到若有所失，於是興起學畫的念頭，正式拜師。周綠雲成長在一個文化藝術氣氛濃厚的家庭，父親雅好音樂、藝術及攝影，與

圖2
周綠雲與丈夫易文及
三子女合照



畫家賀天健、攝影家郎靜山過從甚密。母親擅長書法，是以周綠雲從小學習毛筆、紙、墨的運用，早已奠定筆墨的基礎。並在學校中接觸西洋畫和相關美術知識。但是，她有志學醫，似乎未想過將來成為畫家。

1950年是周綠雲藝術探索歷程的開端，主要的老師是嶺南畫派第二代大師趙少昂(1905-1998)。⁷嶺南畫派以「折衷中西、融匯古今」為理想，濫觴於廣州，是民國初年革新國畫的先鋒。隨著眾多嶺南畫派名家的南下，在五十年代的香港，迅速普及，甚且逐步演變為香港傳統畫派的主流。周綠雲正是趙少昂歷年來上千學生的一員。其實在五十年代南來的畫家不下百人，當中亦有來自江南的名家如顧青瑤(1896-1978)、張碧寒(1909-1995)、彭襲明(1908-2002)等傳統文人畫家，周綠雲不取與她有地域之緣的江南正溯，卻選擇來自廣東的嶺南畫派，相信除了受到其融和中西畫法及悅目的筆墨色彩所吸引，也認同畫風背後的革新理念。不過，她的學畫經驗，仍然是臨摹老師的畫稿，也旁及宋元山水，寫生經驗不多。她認真而用功地學習，能至亂真的地步，《梅花與雀》可見一斑(圖三)。她畫枝上鳴鳥活潑生動，枝幹用老練的飛白筆法加濕潤的墨點，揮灑自如。盛開的花朵紅白兩色相融，片片落英在渲染的背景烘托下更形飄逸，可見周綠雲頗得乃師真傳，並以達至其藝術意境為鵠的。在她自稱長達二十年的臨畫階段，雖然談不上自我創造，卻是非常重要的傳統奠基時期，不僅讓她在前人的筆墨中「找到無窮的恬靜，悟到現在社會所不易得到的境界：安祥和雍容，及對生命的再認識。」，更進而「發現筆墨的變化，實在深奧無比。」也在此時她對哲學、宗教，產生強烈的興趣。⁸敏銳易感的心靈，嚴謹的筆墨訓練，使周綠雲在日後的創作道路上得心應手。

圖3
周綠雲，《梅花與雀》，
紙本水墨設色，
46x82厘米，
1950年代



香港在五、六十年代之交，是現代藝術開始湧現的時期，周綠雲亦醒覺自我在臨摹中無從彰顯，轉而求新求變。她逐步離開嶺南畫派程式化的鳥語花香的世界，追尋創作的自由，立志畫自己的畫。她如饑如渴地吸收美術知識，埋首在美國新聞處及英國文化協會的藏書當中，飽覽歐美現代藝術流派的發展。她受到赫伯特·里德所著《藝術的真諦》的啟發，認同美學家克羅齊的「藝術就是表現」的說法，而且認為創作必須貫注藝術家的情感。她雖然並未遽然停止臨摹古今大師的畫作，但自此嘗試用自己的眼睛和心靈觀看世界，尋找自我、尋找人生、尋找生命，並用獨創的風格，在畫裏表達出來。⁹由此可知，在周綠雲藝術發展的關鍵時刻，她選擇以非寫實的藝術語言和實驗性的物料，發掘生活的意趣和內心的感動，因此主題多是圍繞家庭及城市生活，是一位典型的女性「星期日畫家」。以《手》(圖四) 這幅畫作為例，可見周綠雲此時已完全脫離嶺南畫派的窠臼，邁向個人實驗性探索。畫中以拼貼而成的正反兩面的鮮紅色手套為中心，又在黑底題上紅字：「兒呀！手背是我的肉，手心也是我的肉呀！」原來這畫是慈母排解年幼兒女紛爭的妙法，用意顯淺直接，兒童也不難明白。¹⁰ 她的書法左傾右斜，稚拙如出自小兒之手。濃重的紅綠顏色，積點成面，襯托畫面主題如畫框。還有灑滴而成的線條及從青銅器借用的雷紋飾邊，預兆了她將來發展的技法和母題。



圖4
周綠雲，《手》，混合材料，57x119厘米，1950年代

六十年代是周綠雲藝術歷程多元化探索的實驗性階段，她在中國畫紙上，施以瑰麗繽紛的水彩，塑膠彩及油彩，技法不拘一格，構圖變化多端，充分體會創作的自由和喜樂。1968年在香港大會堂舉辦首次個人作品展覽(圖五)，不僅確立她的專業畫家身分，其作品特色更被稱許為「以中國畫的生動氣運(韻)，而繪出現代人的生命力量」，堪稱「現代派國畫」，而她「對於人生的熱愛，對於生命的歡樂，對於生活的鼓舞」，傾注在作品之中，展現充沛的活力，已成為周綠雲藝術性格的特徵。¹¹

此外，周綠雲在六十年代經歷了四方面值得關注的發展，直接影響她以後的路向，包括：她對大自然的個人體會、與呂壽琨(1919-1975)亦師亦友的交往、書法線條的鍛鍊及氣功的練習。



圖 5a/b
周綠雲於 1968 年假座
香港大會堂舉辦個展，
《良友畫報》第 170 期
(1968)刊登的圖文

首先，周綠雲走進大自然，尋找的不是傳統山水畫的名山大川或崇山峻嶺，觸動她內心情緒的是陽光、月影、海面和路邊小草的詩意和生機，這就是生活在現代都市的周綠雲的大自然。¹²她自學寫生，有一段時間經常跟隨當時已是著名導演的丈夫上班，在中途的郊外下車，實地寫生。在樹林間她畫了不下萬幅的樹木素描，尤其是近距離觀察及描繪曲折盤纏的枝幹、藤蔓和根莖，在磨鍊畫功之餘，更成為她日後創作的母題，《樹》(圖六)即是她六十年代末以寫生稿加以變化的創作，叢林中密集的主要枝幹仍清晰可辨，不過細枝及根莖卻盤曲伸延，成糾結的網絡，掩映於水墨渲染的陰影之中，加上飄浮在畫面中央的石綠色的圓環，營造了一個虛幻而詩意的超現實境界。周綠雲對樹寫生之後加以重組變形，顯示此時已深受呂壽琨的影響。¹³

周綠雲於 1966 年始從呂壽琨習畫，¹⁴兩人的關係亦師亦友，而呂壽琨可以說在周綠雲的藝術探索過程中發揮了最大的作用。呂壽琨在六十年代倡導「新水墨運動」，一方面對傳統書畫作出深刻的批判和反思，另一方面參考西方現代藝術的趨勢，又參悟道釋思想自創「禪畫」，成就表現自我的水墨精神，吸引了不少銳意創新的青年畫家，在香港藝壇形成一股聲勢。在他的感染下，周綠雲吸納西方現代派中的超現實

Copyright ©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版權所有



圖6
周綠雲，《樹》，紙本水墨設色，185x96厘米，
1960年代

主義和抽象表現主義的特色，並參照古代潑墨畫法和書法的線條和結構，同時追尋莊禪的哲思及意境，貫通中西，連接古今，創造了幽秘玄妙的內觀世界，於七十年代達至成熟的境地。她與呂壽琨在藝術上結緣，自然地成為新水墨運動中的一員。呂氏弟子於1968年組織的「元道畫會」，她是十一位創會會員之一，並以《花》參加元道畫會首屆聯展。¹⁵這幅《花》的畫作以荷花及枇杷樹為題材，仍屬傳統花卉畫的範疇，但是構圖及技法已非昔日的花鳥畫的樣式。周綠雲採取近鏡，荷花及枇杷樹均以規律化的線條刻劃，似是實踐呂氏的點、線、面的新式教學方案。¹⁶這些線條勻稱厚重，應是她多年臨摹石鼓文的日子有功，構成她七十年代的線條畫的重要組成部分。周綠雲欣賞石鼓文的「字形創新，風格清雅，書法顯見有重量感，字劃結構，功力宏厚。」尤其是「在每一筆一劃之中，令人感覺到雍容、恬靜，連綿不斷的生

命氣息。」¹⁷書法性線條可說是周綠雲繪畫風格的重要元素，不論借鑑自篆、隸、楷、行、草各書體，無不充滿旋律和動力，足以傳遞藝術家的情感和想像。

至於氣功的練習，卻是從偶然的機遇開始。她在國內的親戚寄一份基本練氣功法給他在台灣的母親，由於大陸和台灣音訊不通，須經周綠雲在港轉寄，她得以先睹為快，因而自學氣功，其後亦得名師教導，數十年如一日，終生不渝。每天靜心打坐練氣，保持空靈和澄明的精神狀態，有助內心與外界的溝通，達致天人合一的境界，對她的創作自然大有裨益。周綠雲坦然承認她的創作靈感來自氣功，令她了解宇宙的多維度時間和空間，是「平時所不知道和不覺察的境界」，甚至心靈感應的「第六感」。¹⁸而在1991年底不幸中風後的康復治療，氣功更是她恢復體能、重拾畫筆的大功臣。

七十年代對周綠雲而言是悲欣交集的日子。一方面她終於掙脫了臨摹的束縛，進入自由自在的創造境界。在呂壽琨的鼓勵下，開展新水墨畫的實踐，藉藝術發揮自我的心性本質，碩果纍纍，備受藝壇重視，香港及海外展覽邀請絡繹不絕，包括在香港及澳洲墨爾本的個展(1976年及1977年)，聲名鵲起。另一方面，在她的生命歷程上，此時卻是黑暗的年代。她曾表白道：「我的丈夫辭世的前後，[我]憂慮焦急，挫折重重。現實方面和感情方面的困擾，影響我的健康，我試過連續六個月發燒，情緒低沉，無以復加。」易文於1978年離世，與她的老師呂壽琨在此前三年英年早逝，造成沉重的打擊。是以她七十年代的畫風，「墨黑，沉重，透不過氣來，實在是當時心情的寫照。」¹⁹

當大部分新水墨畫家仍舊選擇以山水為主要題材，周綠雲卻獨樹一幟，完全擺脫了傳統山水的形式，專注於探索中國筆墨在宣紙的特殊效果，創建嶄新的視覺語言。周綠雲深受英國藝評家羅斯金的著作《現代畫家論》的啟發，致力開拓想像力的極限，直達其中心的精神性。她引述羅斯金之言：「想像力的觀察不一定用眼，判斷不一定憑聲音，描寫不一定憑外部特徵。」²⁰她同時嚮往宋代大儒周敦頤「居敬主靜」及程顥「明心見性」的思想，溝通內在和外在的世界，孕育自己的宇宙，是與萬物契合的「渾厚、誠懇、蘊藉的境界」，可以昇華到很高很遠。²¹是以周綠雲筆下展示的是內觀心象的成果，進而推廣到浩瀚無垠的宇宙。她的原創性畫風，從書法線條開始。七十年代初延續《樹》的系列，枝幹更趨扭曲盤纏，無根無葉，卻蘊含生命的活力。²²此時她嘗試純線條的創作，稱之為「線條畫」，充分發揮她潛心研習石鼓文書法的功力。以《第一幅線條畫》(圖七)為例，她在不經意的情況下用淺墨在畫紙的頂端橫向寫了一條彎曲的線條，隨後沿著這線條的起伏不停地劃線，由淡到濃再到焦，直至畫滿整張紙，最後加水墨渲染完成。²³此畫由規整而嚴謹的線條組成，雖屬非具象的表現，其中的紋理、節奏和張力，引發海浪的聯想，加上畫中央留白的圓形，猶如太陽或月亮的反照，增添時空無限的感覺。²⁴在七十年代初的四、五年間，「線條畫」是周綠雲的主要風格，藉之表達她內心的感悟及創作的意念。²⁵誠如她的自我表白：「我把外在的世界的一切，都去放在條理的內裡，表達所有令我心情起伏的感受——人生、愛情和宇宙的奧秘。同時，我在我自己的心中，再造了一個我自己內在的宇宙：這內在的宇宙，對我是如此的美好而寧靜，是生命昇華後的結晶。」²⁶

這美好而寧靜的藝術境界，隨著老師呂壽琨及丈夫易文先後於1975年及1978年離世而進入周綠雲的「黑畫」時期，反映她的憂鬱心情及沉重壓力，代表作當推《追憶呂壽琨先生》(圖八)。周綠雲自稱呂壽琨對她影響最深，七十年代以來時常到訪其寓所作畫，呂氏不少「禪畫」作品均在她家的畫室完成。周綠雲採用「積墨法」在薄薄的宣紙上層層積染，在重墨中透出柔和的層次及含蓄的變化，而不是漆黑一片，由此可證她超卓的運墨功力。懸浮在畫中央是她獨創的符號：盤纏的根莖枝蔓組成的雙重球體，小球受大球烘托庇護，猶如孕育中的生命，在深沉無邊的黑暗中發出幽光。遠方上空同樣從黑暗長出柔長的細枝，向右方蔓延，像經不起大風吹而傾側。在密枝的夾縫中發現一個紅色小圓點，正是周綠雲的自我隱喻，遙遙地追思逝去的大師的精神。在此畫中周綠雲一改慣用的石鼓文線條，採用纖細而剛勁的雙鉤線條，樹木各部分的造型更為細膩和敏銳，與深不可測的黑色背景形成強烈的對比。

Copyright ©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版權所有



圖7
周綠雲，《第一幅線條畫》，又名《行雲流水見高風》，紙本水墨設色，83.5x60厘米，約1971

七十年代是周綠雲的藝術達至成熟的時期，「黑畫」系列的作品是她認為最稱心的表現，不僅寄托了她人生低潮的心情，還反映現代人的沉重壓力。不過，當她走出不幸婚姻的陰霾，釋放了感情的枷鎖，藝術的探索也出現新方向。多幅作於1979至1980年間題名《破》(圖九)的作品，標誌著她的轉變，畫面雖然仍被大片凝厚的黑墨籠罩，但是根莖枝蔓盤纏的巨大球體懸浮在半空，大量向外伸展的鬚枝從中生長，氣勢彷彿破繭而出，釋放無窮的能量、生命的意志和宇宙的律動。²⁷另一幅《破》的畫作的戲劇性更強烈，同樣由根莖枝蔓交織成的球體像被強力破開兩半，在空中浮動，石破天驚，令人聯想到宇宙創造的力量，或渾沌初開的奧秘，以至畫家澎湃的創意。²⁸與「黑畫」並行發展的，還有周綠雲稱之為「激霰」的技法，是傳統灑潑水墨的變奏，以即興的動作和輕快的旋律取勝，情緒表現上與「黑畫」相反，展示她藝術性格的另一面目。八十年代進一步發展成為「激霰皴」，其集結細密的碎點是她圓熟畫風的重要組成部分。²⁹



圖8 (左)
周綠雲，《追憶呂壽琨先生》，紙本水墨設色，
135x66厘米，
約1975

圖9 (右)
周綠雲，《破》，又名
《外在和內在》，
紙本水墨設色，
135.5x66.5厘米，
約1979

七十年代末周綠雲走出喪夫的傷痛，重整人生再出發，確立獨立自主的生活。1980年她將家居改裝為畫室，在此她靜坐、冥想、練氣功，更讓她自由自在地沉迷在畫的世界，迸發創作的激情。在這時期她登上藝術事業的高峰，在1983年及1988年先後獲頒「市政局藝術展」(繪畫—國畫素材)及香港藝術家聯盟的「香港1988畫家年獎」，又應邀在香港及世界各地舉辦個展及參加聯展，作品進入海內外公私收藏。此時期她的畫風變得豪邁、豁達，將自創的激霰皴運用得淋漓盡致，又時以開天闢地的氣勢，揮舞巨筆，縱橫畫面，再輔以細緻收拾，經營個人內在的宇宙。「她已能隨心地游刃於一個完全屬於自己的天地，參悟創世的喜悅，」³⁰確是的評。

大概自八十年代始，周綠雲深受南宋理學家陸九淵(1139-1192)的啟發，屢次引用其「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名言，並以之作為創作的詮釋。她不斷探索個人內心世界與至大至廣的宇宙的契合，在畫面上表現那源自內心的宇宙律動和生命的孕育不息，也幻想回歸人類渾沌初開的原始，追尋生存的意義。這都屬於精神性及形而上的意念的呈現，不見於現實的客觀世界，她自行開拓豐富的視覺語言和象徵符號，形成別具一格的獨創畫風，在八十年代進入大成的境界。以榮獲「市政局藝術展」的作品《仲夏》(圖十)為例，周綠雲再次將由根莖枝蔓盤纏而成的球體置於畫中心，外圍圍以鮮紅的圓環，耀眼的色彩意象，似是象徵仲夏熾熱的太陽。同樣沿用七十年代的符號還有不斷生長的枝蔓，參差縱橫，在太虛中向四方伸延。這些類似植物的造型，無葉無花，也可想像為血管或神經網，提供畫作的多重解讀。此畫特別之處在於激霰皴的運用，覆蓋了畫面大部分空間，藉著灑濺的小墨點在濕紙上產生的滲化效果及控制灑濺的方向，營造特殊的肌理和漩渦式的動感，引人入勝。此畫意念新穎，構思慎密，技巧得心應手，得獎確是實至名歸。翌年香港藝術館舉辦「市政局藝術獎獲獎者作品展」，周綠雲展出十幅作品，全用《天外—宇宙即吾心》為題，巧妙地將自我與宇宙連為一體，成為她創作的標記。³¹

周綠雲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作品，除了《宇宙即吾心》的題材，不少均環繞太初或天象的命題，如《創世記》、《宇宙創造之三部曲》、《陰陽》、《漩渦》、《日蝕奇景》、《無垠的時空》等。作於1987年的其中一幅《無垠的時空》(圖十一)³²展現她的另一風格特色，即是用大型排筆在畫紙上縱橫馳騁，借書法的抽象結構為構圖，凌厲的筆勢充滿動感和節奏，墨色兼具濃重潤澤及焦渴飛白的變化。此風格特徵揭示了周綠雲與呂壽琨的《禪畫》的淵源，卻自有她的演變。況且她在放縱的揮筆之後，細心收拾，右上方加入細筆描繪的漩渦及其中心的卷雲紋，將神思推向時空的深處，而下方的兩個並排的小圓球，聚結細點成面，是她自創的符號，經常在畫中重複出現，有時代表個人、社會、星球，或者感情的寄託、完美的理想。周綠雲亦關注生活的趣味、時局的張弛、四季的流轉等人類生存的狀況，其中一幅《野趣二》(圖十二)傳遞畫家對冬去春來，萬物生機煥發的欣悅。草書式的線條挾著凌雲的氣勢牽引著幼苗破土而出，歌頌生命的循環不息。

Copyright ©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版權所有



圖 10
周綠雲，《仲夏》，
紙本水墨設色，
165x86 厘米，1983。
香港藝術館藏品

正當周綠雲沉醉在創作的喜樂和攀登事業的高峰，她再一次遭受命運的挑戰。1991年底，她在獨居的寓所中突然中風，躺地三天才自行掙扎獲救，稍事復原，在1992年初即被在澳洲行醫的兒子見平接到布里斯本定居，從此告別居住了四十多年的香港家園。面對驟然而至的生老病死的衝擊，周綠雲參悟生命的奧秘而觸發了精神和藝術的昇華。她在佛家「精進」思想的激勵下，³³堅毅地謀求身心的康復，她靜坐澄心，每日勤練氣功，調心調息，將人體「內氣」與天地「外氣」相結合，融會貫通。她的感覺更加敏銳，想像更形活躍，尤其在作畫時可以保持鬆靜自然的身心狀態，有助於藝術意念自由自在的發揮。她以樂觀的心情及煥發的精神，重拾畫筆(圖十三)，不斷求新求變，在近二十年的澳洲時期，為她的人生添上燦爛如晚霞的美景。在布里斯本雖然有近親照顧，享受天倫之樂，但她偏愛獨居的自由自在，可以專心創作，又應邀在香港、澳洲及世界各地舉辦個展，聯展更是不計其數，說明她雖身在澳洲，藝壇對這位香港新水墨的健將仍然非常重視。³⁴



圖11 (左)
周綠雲，《無垠的時
空》，紙本水墨設色，
243.8x61厘米，
1987

圖12 (右)
周綠雲，《野趣二》，
紙本水墨設色，
179.5x86厘米，
1980年代



圖 13
周綠雲攝於 2000 年

周綠雲在澳洲的畫作，延續了她對宇宙的澄心內觀，當中超越時空的神秘意象，依然動人心弦，多年累積的象徵符號和創新技法，同樣寄託著畫家感人的心路歷程。所不同的，是她的構圖較前複雜繁密，展現更豐富的內涵。律動的線條，傳遞著頑強的生命訊息，而大筆縱橫的畫面，發出有如爆炸的動力。最令人驚嘆的變化，是畫家重拾她早年對色彩的愛好。艷紅、碧綠、翠藍、橙黃各種顏色，或平塗、或渲染、或灑潑，在黑墨的襯托下交織成瑰麗奪目的樂章。甚至蜿蜒的長線條和卷曲的雲雷紋，過去多以墨色出現，如今也換上彩妝。又加上錯落的金色，閃耀生輝，處處標誌著她進入創作的新的階段，有「萬物皆備於我」的精神領悟，讓她達到大解放、大自在的至樂境界。上述新風格的特色，可以於 1997 年的《宇宙是吾心》(圖十四) 充分體會，而且周綠雲還在畫上鈐了二十方大小不一、形狀各異的姓名章和閑章，排列疏密有致，與構圖融為一體，增添亮麗的裝飾效果。她喜歡在畫面鈐上多個印章，藉之抒發心聲，而且這些印章均由易文為她所刻，正好作為對亡夫的紀念。³⁵ 此外，2000 年的《隨喜》(圖十五) 亦可視為這新風格的代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周綠雲在此畫中加入拼貼的字條，抒發她世紀之末的失落情緒，同時在右側用金粉寫上秀麗的小楷，寄託對新世紀的期待：「希望明天開始，我們人類在忽然間把『仇』和『恨』兩個字統統給忘記了，那時候真一個大同世界焉。」她又在畫的上方抄錄了一位看破紅塵的老和尚的字句，卻要將畫倒轉才能讀到：「人生如夢，一切皆幻；空中飛鳥，有何蹤跡可尋，況學道人耶？虛雲老和尚說，是年一百十九歲。」三段題跋不僅吐露了周綠雲複雜易感的情緒，還因其位置所在，打破文字在構圖中原有的上下、左右的成法，她此時是真正達到隨心所欲的自由。



Copyright ©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版權所有



圖14 (上)
周綠雲：《宇宙是吾心》，
78x124厘米，紙本水墨
設色，1997

圖15 (下)
周綠雲：《隨喜》，絹本
水墨設色，95x134厘米，
2000。私人藏品

Copyright ©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版權所有

圖 16
周綠雲，《澳洲秋色》，
紙本水墨設色，
187x96.4 厘米，
1992

Copyright ©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版權所有

圖17
周綠雲，《日出》，絹本水
墨設色、丙烯彩，
93x60厘米，
1998

Copyright ©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版權所有

圖 18
周綠雲，《燦爛生命》，
布本水墨設色、丙烯彩，
2006

周綠雲初抵澳洲，雖在病中仍然對新環境好奇，也成為她的畫題。先後畫於1992年的《澳洲秋色》和《澳洲春色》是畫家受到澳洲壯麗的大自然的感召，但她無意描繪任何實境，如《澳洲秋色》(圖十六)僅以棕紅色的激盪皴和渲染為秋天點題，但卻揮舞蕪滿濃墨的大筆任意在畫紙上旋動，如巨龍騰飛，既表達自己對大自然的感動，亦藉著快速的動作尋求感情的宣洩，自得其樂。周綠雲年逾七十仍孜孜不息地實驗新物料和新技法，值得一提的是在絹及綾上作畫。以《日出》(1998；圖十七)為例，她利用絹布吸水性能不及宣紙的物理分別，把不同的丙烯顏料倒在絹上，讓顏料自然流動混合，產生特殊的偶然性效果。上述《隨喜》亦畫於絹上，畫中央的兩大圓環中斑斕的色彩，即是此特殊效果的另一面貌。此外，她嘗試使用特製麻紙、帆布、木板，又開拓墨團飛濺及色彩潑滴技法，同時創造生命孢及平塗彩球等新圖像，在夕陽的歲月不斷為藝術發光發熱。2006至2007年間創作《燦爛生命》(圖十八)系列時已年屆八十二、三，她以精純的色彩、嫺熟的筆調、細緻的線條、平衡的構圖，加上茂盛地發芽的生命孢，奉獻對生命的最後禮讚。

周綠雲於2011年7月1日走完了她的傳奇的一生，享年八十七歲。上海是她的人生歷程的起點，大半生在香港渡過，在澳洲布里斯本終老，期間的飄泊流離是現代中國人花果飄零的命運。然而她憑藉不懈的個人奮鬥，超卓的藝術天賦，從一位相夫教子的女性，發展成為享譽海內外的著名藝術家，也是現代女性藝術家的翹楚，以個人的成就見證女性社會地位的提升。在長逾一個甲子的藝術歷程中，周綠雲以深植於傳統思想和筆墨為經，西方現代思潮和藝術的自由探索為緯，交織成一個跨文化、跨時空的個人宇宙。她施展獨創的象徵符號和技法，揭示宇宙的奧妙、萬物的生機、個人的內心世界。她投入呂壽琨開創的新水墨運動，認同其以現代觀念詮釋中國水墨畫傳統的創作路向，以鮮明的個人風格及自我表現的精神，成為最具代表性的一員，成功地將傳統山水題材拓闊至宇宙太空更宏大而更具想像空間的內觀意象，這是周綠雲對創建富有本土特色的香港藝術的貢獻。當她的個人抽象畫風初展之時，亦曾引起離經叛道的批評，甚至令她疑惑自己的畫是否中國畫。如今現代水墨畫在中國迅速發展，湧現多股新興的浪潮，在有有心人推波助瀾之下，浸浸乎有形成全球化的趨勢，³⁵在港臺海外的先行者的成就，亦受到普遍的重視，周綠雲作為中國現代水墨畫先驅的歷史地位，必然受到肯定。

作者為前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講座教授

- ¹ 周綠雲：《一 我的生平》，《綠雲畫藝》（香港：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1986），頁13。
- ² 張頌仁：《周綠雲的心宇宙》，《周綠雲畫展》（香港：漢雅軒，1989）。
- ³ 周綠雲自用閑章。
- ⁴ 周綠雲傳記主要參考怡心、怡婕合著：《丹青寵兒—周綠雲傳》（Capalaba：橋生活雜誌，2001）。據其於該書《序》中所言，她向兩位著者「從實道來」，因此而在文字上留下了「綠雲的真我」。
- ⁵ 易文生平資料參見易文著、藍天雲編：《有生之年—易文年記》（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09）。
- ⁶ 同註4，頁49-50。
- ⁷ 周綠雲多次自述她開始拜師學畫為1950年，例如周綠雲：《我的作畫過程》，《中國人月刊》第4期（1979年1月），頁103-104。有關追隨趙少昂學畫的年份則另有自述為1957年，見《周綠雲自序》，《游彩人生—周綠雲繪畫回顧展》（香港：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2006），頁21。亦曾於其傳記中列為1954年，見註4，頁134。然而她於1986年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的《綠雲畫藝》展覽中展出一幅花卉，無紀年，自云是「三十五年前師事趙少昂老師時的作品」，推算下約是1951年，雖是臨摹之作，技巧已相當熟練，是以拜趙少昂為師之年當為1950年。圖版載註1，頁30-31。
- ⁸ 同註1，頁14-15。
- ⁹ 同註7之《游彩人生—周綠雲繪畫回顧展》，頁21。
- ¹⁰ 同註1，頁38-39。
- ¹¹ 《現代派國畫》，《良友》第170期（1968年），頁20-21。
- ¹² 同註7之《我的作畫過程》，頁104。
- ¹³ 參考呂壽琨：《水墨畫講》（香港：1972），頁140-144，詳述樹的習作。
- ¹⁴ 《周綠雲》，《一畫會》。這是一畫會會員聯展的圖錄，出版資料從闕，應是1983年第五屆聯展。參見《一畫會三十週年千禧展》（香港：一畫會，[2000]），頁52。
- ¹⁵ 「元道畫會」首任會長為譚志成，其餘幾位創會會員中以李維安、汪弘輝、吳耀忠、章家慧較著名。呂壽琨的弟子於1970年組織「一畫會」，是以呂氏在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任教水墨畫課程的學生為主。周綠雲並非該課程的學生，且遲至1977年始加入，並於八十年代擔任三屆副會長之職。
- ¹⁶ 同註13，頁150-156。
- ¹⁷ 同註1，頁17。
- ¹⁸ 周綠雲：《自序》，原作於1989年，載嚶嚶街中心：《周綠雲—玄黃天地、繽紛世界》（香港：嚶嚶街中心，1995），頁9。
- ¹⁹ 同註1，頁19。

²⁰ 周綠雲：《我從「星期日」開始作畫》，《雄獅美術》第23期(1973年1月)，頁72-77。

²¹ 同前註。

²² 圖版參見《元道畫會第二屆聯展》(1970年9月)。

²³ 同註1，頁62。

²⁴ 此畫另有畫題為《行雲流水見高風》，可知源於大自然而創作靈感。見註4，頁98。

²⁵ 其他「線條畫」參見註1，頁62-69。

²⁶ 同註7之《我的作畫過程》，頁104。

²⁷ 此畫另有畫題為《外在和內在》，可知周綠雲打通外在和內在世界的構想。見註1，頁74-75。

²⁸ 圖版參見《一畫會》，乃1979年5月會員聯展的作品集。

²⁹ 周綠雲運用激蕩技法所作的畫有1979年的《山丘》及《黃色的平原》，圖版參見《周綠雲的畫》，《中國人月刊》第4期(1979年1月)彩頁。

³⁰ 張頌仁：《周綠雲的心宇宙》，《周綠雲畫展》(香港：漢雅軒，1989)。

³¹ 香港藝術館籌辦：「市政局藝術獎獲獎者作品展」(香港：市政局，1984)，頁13-15。

³² 同註30。周綠雲是次個展作品全部以《無垠的時空》為畫題。

³³ 參見孫靈芝文，刊香港藝術中心：《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周綠雲作品集》(香港：香港藝術中心，2003)，頁19-20。

³⁴ 有關展覽資料參閱同註7之《游彩人生——周綠雲繪畫回顧展》，頁107-109。

³⁵ 同註33，頁21。

³⁶ 參閱廣東美術館編：《中國：水墨實驗二十年》(哈爾濱：黑龍江美術出版社，2001)，又龍美仙策展：《水墨：中國當代水墨畫展銷會》(紐約：蘇富比拍賣公司，2013)。